

最初的你 是我最后的爱

夜蔓/著

YEMAN
WORKS

我 爱过你 | 后来想想当初那份自以为能
盼过你 | 够长久的爱情更像胡闹而已

可即便再来一次

这场劫，我仍愿用执念渡你，千千万万遍不止



原名《执念》
晋江黑马作者 夜蔓
超人气成名之作

一生该有一次执迷不悟
的爱恋，只要最后
是你，就好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最初的你 是我最后的爱

夜蔓/著

YEMAN
WORKS

Atlantis Photography 2015 @Luna_Atlantis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初的你是我最后的爱 / 夜蔓著. --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5552-3188-2

I. ①最… II. ①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4152号

书 名 最初的你是我最后的爱

作 者 夜 蔓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 李金旺

选题策划 朱琳琳

封面设计 千 千

版式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21

字 数 30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188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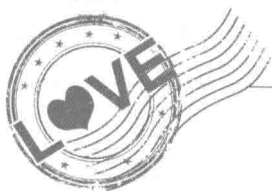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35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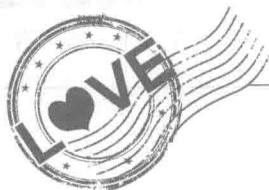
最初的你
是我最后的爱



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- 第 一 章 烟火不会太完美 /1
- 第 二 章 童话破灭时 /13
- 第 三 章 我终于失去了你 /31
- 第 四 章 没了你，我一败涂地 /47
- 第 五 章 你对我最坏的报复 /61
- 第 六 章 无法忘记的过去 /78
- 第 七 章 你不要的东西何必回头 /93
- 第 八 章 恋无可恋的时光 /111
- 第 九 章 你是我唯一的执着 /130
- 第 十 章 命运的纠缠 /144
- 第 十 一 章 对不起，我爱你 /165

最初的你
是我最后的爱



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- 第 十 二 章 我们还能回去吗? /181
- 第 十 三 章 没有你,我该如何活下去 /197
- 第 十 四 章 离开你,我才找回了自己 /215
- 第 十 五 章 尘缘如梦何时醒 /231
- 第 十 六 章 繁华落尽,情已成空 /248
- 第 十 七 章 只要你听到我的全心全意 /263
- 第 十 八 章 一念倾城,一世情深 /274
- 番 外 一 一叶千寻 /291
- 番 外 二 顾盼生辉 /296
- 番 外 三 栩栩如生 /316
- 番 外 四 一生相守 /328



第一章 烟火不会太完美

医院，消毒水的味道满是刺激，顾念一闻着这个味道就会不停地打喷嚏，可是没办法。排队抽血化验，只等结果了。她戴着蓝色口罩，可是鼻子还是酸涩得难受。差不多等了两个多小时，她才拿到结果。

安静的诊疗室，男医生年纪不大，眉清目秀，穿着白大褂，儒雅翩翩。

顾念有些难以启齿，不过酝酿了许久，她也豁出去了，已婚妇女怕什么！

“医生，我能怀孕吧？”问完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耳朵根已经红了。

男医生看了她一眼，又把目光转向报告，平铺直叙地问：“结婚了吗？”

顾念连连点头：“结了，两年了。”声音很是铿锵有力。

男医生把化验单递给她：“你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。”顾念大喜。男医生接着说道：“避孕药不要吃了，建议过一段时间再要孩子。”

顾念睁大了眼睛，一双眼瞪得圆圆的：“医生，我没有吃避孕药啊！”她的声音有些大，又尖又细，引得一旁的护士都转过脸来。

男医生皱了皱眉：“你自己看，血样显示的。”

顾念哪里看得懂？“会不会弄错了？”她犹豫着问。

“你吃了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？”男医生深色的眸子终于正视她了。

这时候顾念哪里还在意医生的感受，她的脸色一瞬间变得煞白煞白的。妇产科来来往往的全是孕妇，挺着笨重的肚子，身材走样，行动艰辛，可是她们的脸上却又都是那么的幸福。

顾念失魂落魄地从医院走出来。一路她都在想着自己到底吃了什么，还是自己被什么辐射了？她快哭了，心里难受得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。顾念不是个聪明的人，可是即使再笨她也能想出来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不是她的问题，那么就是他了？欺骗你的人也许就是你

深爱的人。他，不想要孩子的吗？

顾念是走回家的，走了一个多小时，双腿疼得没有了感觉，眼窝酸涩，可眼泪就是流不下来。她和他结婚已经两年了，从结婚开始，她就念叨着要生个孩子，所有人都知道她一直想要一个孩子，顾念和宋怀承的孩子——宋小顾。

傍晚，夕阳的余晖洒满了整座城市，静谧得如同一幅定格的画卷。

顾念回到小区，小区门口正好有个卖棉花糖的老人，白白的棉花糖如同云朵一般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一口。路过的孩童不少都被家长给牵回家了，只能眼巴巴地瞅几眼。顾念一下子买了五个棉花糖，空荡荡的心在那一刻好像被填满了。

她来到秋千架那儿，此刻很多孩子都聚集在此游戏着，见她过来，一双双小眼睛不由得望过来，盯着她手中的棉花糖。

顾念坐下来，左手拿着四个，右手拿着一个，一点一点地吃着。不一会儿，她的身旁已经站了四个孩童。顾念缩了缩手，那意思是，这棉花糖是她的。

小孩子们聊了起来。

“棉花糖是小朋友吃的。”

“吃多了，牙齿会痛的，要找牙医拔牙。”

顾念眉心一蹙，望着几个孩子，她张大嘴巴啊呜一下吃了一大口，边吃边晃着手里的棉花糖。

画面真是让人看不下去。

宋怀承的车子驶过去时余光正好看到顾念的身影，他停好车走过来时正好看到这一幕，见顾念拿了一手的棉花糖像护食一般圈着，他不禁失笑。

“顾念！”他喊着她的名字。宋怀承似乎习惯了这样连名带姓地喊她。

以前顾念没觉得有什么，现在却感到了一种刺心的疏离感。要是换在以往，不见其人只闻其声时，她早就奔过去了，这回她却是懒懒地坐在秋千上没动。

“怎么买这么多棉花糖？”宋怀承问。

顾念终于抬眼，逆着光，她有些看不清楚他。可她知道那是一张俊朗的容颜：高挺的鼻梁，漂亮的眼眸，唇角微薄，五官配合得让作为女人的她都很羡慕。

“你回来啦。”她又吃了一口棉花糖。一点都不甜，怎么竟还带着一些苦涩呢？她咂咂嘴。

在几个孩童看来却是美味。

“阿姨，棉花糖好吃吗？”终于有个四五岁的小家伙怯生生地问了。

顾念跳下秋千，秋千随风晃动。

“好吃啊，可好吃了！”她看着孩童，心底隐隐地疼。算了。“喏，一人一个。”

孩童拿到了棉花糖，一脸的幸福：“谢谢姐姐！”

顾念扑哧一笑，真是个小人精！“现在的小孩子都这样有眼力见儿吗？一点不可爱！将来，我可不能让我的孩子这样。”她瞥了一眼他的脸色，见他依旧云淡风轻，她默默地转开了视线。

手里还有一个她吃剩的，她冲着宋怀承嘻嘻一笑：“宋怀承，你要吃吗？”

宋怀承摇摇头轻轻一笑：“你今天的兴致倒是好，回家吧。”见她眉眼都是笑，他顺手拿过棉花糖，在路上扔到了垃圾桶里。

宋怀承扫了一眼，包的拉链都没有拉，大大咧咧地敞着，里面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也不知道说过她多少次了，还是改不了。宋怀承摇了摇头，目光扫过最上面的病历本。

“今天去医院了？”宋怀承眯了一下眼。

顾念拢了拢包，动作竟有些仓皇：“去看牙医了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宋怀承问道。

顾念不甚在意地耸耸肩：“智齿长歪了，医生说长痛不如短痛，建议我拔了。”谁都明白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，可是要真正去做，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。

“什么时候？我陪你去。”

顾念一点都提不起劲来：“不用了，你那么忙。”

到了家中，她匆匆去了画室，将病历本收了起来。再出来时，宋怀承已经不在客厅了。

顾念到厨房一看，阿姨今晚上做了辣子鸡、山药木耳，还有萝卜泡菜。顾念盛好两碗米饭，宋怀承也已经换了衣服。“吃饭吧。”她说。

饭桌上，顾念不似往日那样叽叽喳喳，咬着嘴里的饭味同嚼蜡。

宋怀承见她闷闷地不说话，问：“这周五晚上有没有事？徐行生日。”

顾念想了想，周五晚上，她和栩栩约好了去把上次那幅画弄好：“有事……算了，我和栩栩说一声。”宋怀承动作一顿，若有所思地看着她。

“怎么了？”顾念不解。宋怀承没说什么，低下头继续用餐。

饭后，顾念一个人待在画室。宋怀承买的婚房很大，房间也多，后来给她留了一间作画室。顾念D大美术系毕业，现在在朋友开的画廊工作，工作也算如意。

她坐在画板前，手边摆着调好的颜料，提笔多次，却始终找不到落笔的感觉，心若不动，根本就没有感觉。折腾到十点多，她仍然什么都没有画出来。

顾念失落地洗了澡回了卧室。宋怀承坐在床上，手边放着一本书，床头的灯发出晕黄的光芒，打在他的身上，带着几分书卷气，光华流转。顾念掀了被子躺了下来，床微微陷了下去。

宋怀承翻了几页书，书页沙沙作响，不一会儿他合上书，关了灯。半晌，她听到他均匀

的呼吸声。顾念异常地烦躁，想着还是前几日他不在她一个人睡得自在，便翻来覆去。

宋怀承终于忍不下去了，手脚都上来：“不困？”

“热！”顾念手肘抵在他的胸口，心浮气躁得很，“你往旁边去去。”

宋怀承扑哧一笑，身子却一点一点往她身上贴去，手上的动作一点不含糊。

“翻来覆去，让不让人睡了？”宋怀承说完，便吻住了她的唇角。

尽管心里有了隔阂，可是身体还是那么的契合，两年的夫妻果然不是白做的。

顾念累极，昏昏欲睡间，感觉到他拿着温热的毛巾擦拭着她的身体，动作轻柔。她眨了眨眼，却什么都看不清：“宋怀承，我想要个孩子。”

黑暗中，听觉便异常敏锐，连他呼吸变化的气息她都隐约察觉到了。顾念想问，为什么不让我生孩子呢？可是这话却始终哽在她的喉咙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宋怀承没有给她答复，替她盖好被子：“早点睡。”

可是她能睡得踏实吗？那一夜，顾念恍恍惚惚的，竟然梦到了一个男孩子。梦里，她抱着那软软的一团，爱不释手，结果孩子却把尿撒在了她的身上，湿漉漉的感觉异常地清晰，仿佛是真的一般。

顾念这才醒过来，她看着卧室的吊灯，喃喃道：“原来是个梦啊。”

她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小腹，难道是胎梦，昨天晚上她会不会中了？一想到这些，她赶紧去找手机，可半天也找不到手机。

宋怀承端着一杯水进来，见她猫着腰赤脚踩在地上，问道：“找什么？”

“手机。”顾念猛然想起来，“手机在画室。”她刚要跑，宋怀承一把拉住了她的手：“急什么！把水喝了，我去拿。”

顾念接过硬水，澄净温热的水，她双手端着，小小的一杯水竟沉如千斤铁器，原来如此。

“我不渴。”她干涩地说道，目光与他相交，却没有回避。

宋怀承抬手理了理她杂乱的发丝：“听话！我去拿手机。”他捻发的动作轻柔极了。

顾念紧紧地咬着唇角：“好。”心如死灰。她现在明白了，为什么电视剧里那些女人明知是穿肠毒药还要饮下。

宋怀承去画室帮她把手机拿回来：“手机。”

顾念起床的那份激动早已烟消云散；“放桌上吧。”她的声音竟有些颤抖。

“刚刚还那么急。”宋怀承笑了笑。

顾念扣着衣扣，手指的力气好像都被抽光了，怎么扣都扣不进去。她拿过手机，打开一款软件：“昨天不是安全期，一会儿去药房买药。我前几天牙疼了，吃了甲硝唑，如果怀孕的话，对孩子不好。”她字字清晰，眸子里闪过彻骨的寒意：“我得对孩子负责。”

宋怀承眼中有什么一闪而逝，嘴角微动，顾念心底有那么一丝期待，可他终究什么都没说。

八点左右，宋怀承要去公司，顾念也要去画廊。不过宋怀承今天走得稍微迟了一点，车子在红灯处停下来，他一转头，正好看到顾念从对面的药房走出来。她微垂着头，长发遮住了她大半张脸，手里拿着药盒，好像正在研究什么。

顾念拧开矿泉水，先喝了一口水，再仰起头吞了药片。水有些冷，她呛得咳了起来。路边来来往往的行人，不时有人会回望她一眼。顾念想得很清楚，早晨那杯水到底放的是什麼她搞不清楚，她现在一点也看不懂宋怀承，那么她现在就必须要对自已负责。

宋怀承的眸色渐渐发沉，心里突然五味杂陈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，目光一直注视着她的身影。直到身后的车主不耐烦地鸣笛催促，他才拧了一下眉头，加速而去。公司最近要拿下城南那块地，可是很多家公司都盯上了这块肥肉。宋怀承看准了那块地，未来五年内，那片将会是D市一座新城。可以预见，拿下那块地将会给公司未来几年的发展带来多少利润。

徐行把文件放到他面前：“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里有些人，他们明显就是来故意抬价的。”

宋怀承拿过名单，在那几个名字里扫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顾周道。他眸色微凛，思索片刻便决定了：“竞标前向检察院举报。”

徐行了然：“那我去准备了。”

宋怀承凝神看着桌上的仙人球，那是顾念买的，他从来都不曾打理，没想到竟然活了两年。

两年了。宋怀承抚了抚额角，表情有些颓然。

顾念一天都没精打采的。方栩栩伸手搭在她的肩头：“要不要这么拼啊？这画要十二月份才交。”顾念打了一个哈欠，不知道是不是药物反应的问题，她觉得头昏沉沉的：“栩栩，你说男人为什么不想要孩子？”

方栩栩挥洒着画笔，显然没有明白顾念的话中之意：“男人这种生物本来就难以成熟，自己还不能好好地照顾自己，怎么照顾小的？”

“不是有老婆吗？”顾念喃喃自语道。

方栩栩已经画好了一只蝴蝶，破茧而出的蝴蝶：“不然就是那女人不适合给他生娃呗。现在不是有很多有钱人，为了下一代的基因，千方百计地挑有才貌的女人生娃吗？”

顾念想想自己，也算是有才有貌，绝不会拉低宋小顾的整体水平。

方栩栩要换笔，稍稍停了停：“还有一点，就是那男人不爱这女人，就是想玩玩。谁会让孩儿来套牢自己？以后分手都会拖泥带水的。”

顾念的手失了控制力，画笔一路直下，一瞬间画稿多了一道突兀的长线。

“顾念！”方栩栩大叫一声，手指颤颤地指着面前的画。

那幅画算是毁了。顾念无奈：“还得重来，都三幅了。”

“你受了什么刺激啊？”方栩栩终于反应了过来。

顾念咽了咽口水，有些委屈：“宋怀承不想要孩子。”

“啊？”方栩栩一脸的惊讶，“你都准备两年了，现在才说不要孩子？是不是他有问题？”

顾念没把他下药的事说出来：“宋怀承才不会有问题呢。”

“那不会是你有问题吧？”方栩栩开玩笑地说道，“我妈说，正常情况下，夫妻两人结婚一年还没有孩子就有问题。”

顾念弯腰收拾好画笔：“不是身体的问题，是心理的问题。”

方栩栩不甚在意：“难道是七年之痒？”

顾念白了她一眼：“我们结婚才两年多，好不好！”

“算上你们认识的时间，有七年了吧？”

顾念和宋怀承是大一时认识的，毕业那年十月结婚，算算时间已经六年多了。

方栩栩见她神色有些不自然，赶紧转开话题：“对了，你有没有认识的单身女孩子？我朋友的哥哥，医生，条件不错，有适合的女孩子给介绍一下。”

顾念眯了眯眼：“有啊，你不就是吗？”

方栩栩气得咬牙：“顾念！”

顾念嘿嘿一笑，连忙后退几步：“别恼！我帮你问问。”

方栩栩哼哼着气道：“男的叫陆叶声，二十五岁，A医院的医生。”

“什么科的？”顾念随意地问道。

“儿科吧。”方栩栩回道。

顾念点点头：“不错不错。”她微微后退了一步：“其实，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试试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儿科医生，多好的职业啊！”方栩栩一个画笔扔过去，顾念连忙跑走。

尽管知道了一些事，可顾念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和宋怀承依旧嘻嘻哈哈地过着日子。她觉得宋怀承只是现在不想要孩子，他很忙，毕业之后自己开了一家公司，现在公司在不断地扩大，他才二十六岁，很多男人在这个年纪都根本不急着当爸爸。

顾念这么想想也说服了自己，反正现在她和宋怀承过得快乐就好，孩子，还是再等等吧。不行，她自己想想办法，如果怀上了宋怀承总不会让她打掉吧？

周五晚上，徐行生日。他跟宋怀承从穿开裆裤时就彼此认识了，感情亲如兄弟。

顾念去拿了提前预订的蛋糕，等她到餐厅时，人已经来了很多。她眼睛转了一圈，很快在人群中找到了宋怀承。宋怀承穿着褐色的风衣，坐在角落垂着头玩手机。顾念放下蛋糕走过去，宋怀承在玩游戏“愤怒的小鸟”，她瞟了一眼，是她之前下载的，她玩得不好，没想

到他还没有卸载。顾念在一旁瞅着，宋怀承玩了一局，收了手机。

“这关我一直都过不了，你怎么过的？”顾念崇拜地问道。

“这个要靠脑子的！”宋怀承抬手揉了揉眼角。

顾念愣了愣，反应过来，不干了：“你说谁呢，我没脑子吗？”她抓着他的胳膊晃了起来，“我没脑子你更没脑子！我是你老婆，宋怀承！”

“咳咳！二位，今天我是主角，可不可以不要抢我的戏份？”徐行淡淡地开口。

顾念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，笑着说道：“徐行，生日快乐。”

徐行看着她，嘴角浮着一抹说不清道不明的笑意：“谢谢，嫂子。”他看了看手机：“怎么还不来？我去打个电话。”

顾念疑惑着，难道徐行最近交女朋友了？她轻声问宋怀承，宋怀承瞟了她一眼：“不知道。”

顾念不禁腹诽。这时候门口传来一阵喧闹，她抬眼望去，看到那人时一脸的惊讶。

周好好一步一步走了过来，她身材高挑，穿着一件米色连衣裙，长发披散着，却一丝不乱。很早之前，顾念就知道宋怀承有一个青梅。“好久不见，念念。”那双眸子从她的身上又转到宋怀承身上。

顾念一脸的喜悦：“还是徐行有面子。”她冲徐行眨眨眼：“我和怀承结婚时，你都不回来。”她叹了一口气。

周好好勾勾嘴角：“放心，我带了礼物，虽然迟了两年，也是我的心意。”

顾念眉眼清亮：“谢谢。”

饭局开始，大家入座。周好好坐在徐行身旁，和宋怀承对面。顾念打量着周好好，轻声低喃道：“我怎么觉得好好比以前更好看了，宋怀承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宋怀承抿了一口红酒，淡漠地说道：“好像没什么变化。”

顾念咂咂嘴：“一定是国外的空气比我们这儿的好，我们天天活在雾霾之下，身心遭受污染。唉！”她深深叹了一口气，突然间想到一件事。

“宋怀承，好好是不是还没有男朋友啊？”她激动地在桌下拍了拍宋怀承的大腿。

宋怀承瞥了她一眼，眸色深远：“不清楚，没有吧。”

顾念咯咯地笑道：“栩栩在帮一个绝世好男人介绍对象，回头我问问好好。男方是医生哟。”

宋怀承摇了摇手中的高脚杯：“顾念，好好的事你不要管。”

顾念也喝了一口酒：“如果能促成一段好姻缘的话，会有福报的，希望以后会惠泽我们的孩子。宋怀承，你放心啦。”

饭后，大家转移到了隔壁，打牌、唱歌，不亦乐乎。

顾念和宋怀承说了一句：“我去找好好玩了，你随意啊。”宋怀承眉心蹙了一下，话

还没有出口，顾念已经走出去了。周好好和另两个女的还在选歌，顾念坐到她身边：“好好……”

周好好转眼看过她：“你要唱什么？”

顾念轻笑：“好好，你有男朋友吗？”

周好好眸子轻轻一眯：“怎么了？要给我介绍吗？”

顾念忙不迭地点头：“是医生，才貌俱佳。”她想了想找了一个参照人，“比宋怀承还要帅！”她定定地说道。

周好好紧紧地看着她的一言一动，漂亮的眸子里似乎浮着笑意：“好啊，那就麻烦你安排一下。”她答应了，顾念甚有成就感。

周好好挑了挑眉，语气淡淡的：“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……”这么关心别人的事了，她的话没有说完，随即一笑：“不过你一向如此。”

这时候换了一首歌，周好好接过话筒：“唱歌吧。”

顾念和她们唱了几首就不行了，她会唱的歌屈指可数，而且跑调严重，那几个人已经快笑岔气了，顾念赶紧扯了一个理由放下了话筒。

她转了一圈没有看到宋怀承的身影，周好好端着酒过来：“找怀承吗？”顾念点头。

“他和徐行在门外走廊抽烟。”周好好看着她，眸色发深。

“好好，你少喝点，醉了头疼。我先出去找他们。”顾念说了这么一句就匆匆往外走。

走廊的顶端有个露台，顾念看到前方有烟头的亮光，她大步走过去。十一月的夜，有些冷，冷风从各个角落吹进来，带着寒意。

酒店的长廊铺着厚厚的地毯，踩在上面一点声响都听不到。她琢磨着吓吓里面的两个人，手刚刚伸到门把手，里面传来了徐行的声音。

“你就不怕顾念发现吗？”是徐行低沉的音色，“不过她一向单纯。”

怕她发现什么？顾念纳闷。

“哦，对了，上次你要的药现在还没有到货。”还是徐行在说话，“还有一种，有点副作用，不过也没多大影响。”

顾念收回手，神经突然剧烈地跳了一下，往后退了一步，身子紧紧地贴在墙上，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指甲深深地滑过墙壁，终于她听到了宋怀承的声音，那么的熟悉，可是现在淡漠得没有一丝人情味。

“那就给我这种。”

顾念咬着唇，呼吸都屏住了。暗色中，她的脸色早已惨白得如同一张白纸，失了七魂六魄。

那一刻，顾念真的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，这个身体好像不是她的，这一切都不是她的。她拼命地想要逃离，可是双腿就像断了，没有一点知觉，连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里面的人没有了动静，她看着他们的烟头一明一灭。过了好久，顾念才找回力气，一抬腿，皮鞋撞到了灭火器，发出了一声轻响。

“有人！”徐行警惕地说道。

顾念脱了高跟鞋仓皇地跑到一边的楼梯，藏起自己的身子。她缩在角落里，宋怀承和徐行慢慢走了过去，她数着他们的脚步。当脚步声渐渐远离，胸口传来火辣辣的刺痛，她呼了一口气，慢慢找回了思绪。

大脑像被抽空了一般，宋怀承说得没错，她是个没脑子的人。后背升起的冷意一阵一阵地传遍全身，她坐在那儿瑟瑟发抖，控制不住地颤抖着。轰然之间，她的信念全然崩塌。

宋怀承进来时发现顾念不在，他的目光转了好几圈。

徐行捕捉到了他的目光：“怀承，其实时间会改变很多人和事的，你有没有想过放手……”

宋怀承快速地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你知道我的，决定的事不会改变。”

徐行耸耸肩：“她好像不在这里。”

周好好走到他们身边：“两位大帅哥，喝一杯。”

徐行扯出笑意：“怀承不能喝了，我陪你喝。”

周好好仰头看向宋怀承：“怎么，怕顾念说你吗？”

宋怀承面色依旧：“一会儿要开车。”

多拙劣的理由啊。

“你也少喝点。”宋怀承说道。

周好好用着陌生的眼光看着他：“你们夫妻越来越像了，刚刚顾念也这么和我说的。顾念呢，她没去找你？”

“没有。”宋怀承回道。

“打个电话。”徐行提议。

宋怀承拨了电话，手机音乐近在身边，手机和包都丢在了这里。宋怀承莫名地有些烦躁。

顾念在洗手间用冷水洗了一把脸，平复好了心情才回来的。

不知道是不是灯光的原因，顾念的脸色看上去非常不好，只不过她嘴角带着浅笑，眉眼都是弯的：“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到哪里了？”宋怀承问。

顾念吐了吐舌头：“去洗手间了，肚子疼。”她一手捂着小腹。

宋怀承见她发丝上还沾着水迹，不再说什么。

最初的你
是我最后的爱

徐行提议打扑克牌，顾念开口道：“我不来。”语气坚决。

三人一愣。往日，她挺热衷打扑克的，每次都要拉着别人陪她玩，口号就是：不要走，决战到天明。顾念察觉几人的目光，她抓了抓头发：“我太笨了，老是输，就不和你们打了。找他，他打牌厉害。”她指了指另一个人。

徐行挑眉：“没你，我怎么赢怀承的钱？”

顾念皱皱鼻子：“没门儿！你们打吧，我去坐一会儿。”

顾念走到一旁沙发上，目光看着他们的方向，可眼前却是一片模糊。偌大的包厢声响不断，可她似乎什么都听不见，靠在沙发边竟然睡着了。

顾念是被宋怀承叫醒的。她迷糊地睁开眼，包厢里就剩下为数不多的人了：“走了吗？”

周好好脆生生地说道：“顾念真是服了你了，这么吵，你怎么能睡着的？”

顾念摸了摸脸，眼角湿湿的，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出来。她微微垂下头：“前两天赶画稿，睡眠不足。”

“时间也不早了，回去吧。”徐行回头，“我送好好。”

夜色温柔，大家在酒店门口告别。

顾念拿过车钥匙：“我来开吧，你晚上喝了不少酒。”

宋怀承若有所思地看着她，可顾念根本就不看他的眼，他顿了顿，把钥匙交给她。

顾念开车很慢，偶尔有车经过，风一般地从他们车旁驶过。宋怀承一手撑在车门上：“你可以开快一点。”

顾念紧紧地握着方向盘，脚下稍稍踩了一点油门，车子终于提速了。可是那速度，宋怀承都不忍看了。明明二十分钟的车程，她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。下车后，她嘟囔了一句：“开车真累，腰都疼了。”

绷得那么紧，能不累吗？

第二天上午，顾念在画廊工作时，手机突然响起来，是秦姨的电话：“念念，出事了，你爸被抓了。”顾念顿时慌了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秦姨支支吾吾的：“具体我也不清楚。怀承不是有同学在检察院吗，你让他帮忙找人问问，什么时候能出来？”

“我爸被抓了多久了？”顾念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有一天了。”秦姨的声音越说越小。

顾念咬咬牙，心里登时一阵火。

“我以为昨晚他会回来的，谁想到今天他还没有回来。念念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挂了电话，顾念陷入了沉思。

想到她爸和宋怀承的关系，她的喉咙就有些发紧。顾周道是个投机的人，做事有时候不按常理，而宋怀承偏偏最看不得这些，因而这女婿和老丈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咸不淡的。

顾念紧紧地握着手，掌心一片冷汗。昨夜到现在她几乎没有合过眼，眼下一片青灰。方栩栩认识的人多，她赶紧给方栩栩打了电话。方栩栩还在睡觉，迷迷糊糊的。

“栩栩，你有认识的人在检察院工作吗？我爸出了一点事。”

“不是吧？”方栩栩清醒了大半，她坐起来，“检察院……我记得我们那届那个谁，郑立他一家人不是公检法的吗？你老公和他也认识的。”

顾念面色严峻：“你有没有郑立的联系方式？”

“我去问一下。”其实她想说“你可以直接找宋怀承的”，可是话到嘴边，方栩栩还是咽了下去。出了事不该找宋怀承的吗？

方栩栩的办事效率很高，半个小时后顾念收到了她的信息，顾念赶紧收拾了一下东西。

今天是周六，宋怀承不出差的话，基本上都会在家。顾念象征性地敲了敲书房的门，宋怀承抬首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会。“方栩栩约我逛街，我要出去一趟，可能要晚上才会回来。”顾念感觉到眼前蒙上了一层薄雾，朦朦胧胧的，看不清他的脸。

“好，回来时给我打电话，我去接你。”宋怀承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，其实他也挺会照顾人的。

顾念动了动嘴角：“好。”应该是不会给他打电话的。出门之后，她给郑立打了电话，有宋怀承这层关系，郑立自然是知道顾念的，两人约在咖啡厅见面。

郑立一见她就问道：“怎么就你一个人，宋怀承呢？”

顾念浅浅一笑：“他有些事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周六还打扰你。”

郑立摇摇头：“没事。伯父的案子正好是我的师兄负责，我刚刚问过了，今天下午应该就能放出来的。”

顾念点点头，声音干涩：“谢谢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郑立见她脸色不好，安慰道，“你也别担心，回去之后好好和伯父沟通一下。”

顾念的脸色有些难看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要回单位，一起走吧。”郑立站起来。

两人到了检察院，郑立陪着顾念去见顾周道。顾周道一出来就看到了女儿，连忙撇过脸，想找个地方藏起来。顾念上前抓住他的袖子，二话不说，死死地拉着他出来。

父女俩都沉着脸，顾念和郑立打了招呼就先行离去。

出来之后，父女俩依旧是一言不发。顾念拦了辆出租车，报了地址。顾周道都不敢看女儿的脸，一路都战战兢兢的。到了家，秦姨已经准备好了火盆和柚子叶：“老顾，你总算回

来了。”

顾周道和妻子挤挤眼：“你怎么和念念说了？”

顾念哼了一声：“秦姨，这些东西都拿下去，我爸不需要。他多厉害啊，做什么都能化险为夷的。”顾周道连忙附和：“拿下去，迷信！”

顾念在娘家一直待到傍晚，一人在自己的房间，竟然沉沉地睡了一觉。而外边顾周道急得和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他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这个女儿了，尤其怕女儿生气。

顾周道没办法，给宋怀承打了一个电话，让他过来吃晚饭：“怀承，念念今天回家吃晚饭，你没事的话也过来吧，你秦姨弄了一桌子菜。”

宋怀承接到电话时没有多惊讶：“好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”

顾周道呼了一口气，顾念看到宋怀承总不会再发火了吧？

宋怀承眯着眼，就在刚才，他接到郑立的电话。宋怀承没想到顾念会自己去找郑立，而这件事她竟然一个字都没有和他提起。他抚了抚眉心，眸色越发深远。

顾周道端着刚榨好的果汁，在门外喊道：“念念，爸给你榨了草莓汁。”

顾念趴在床上，这个世界对她最好的人就是她爸了，永远对她那么好，即使骗她也是为了不让她难受。“进来吧。”

顾周道一脸讨好：“睡醒了啊？渴不渴？”

顾念盘膝坐好，绷着脸：“爸，你怎么又糊涂了？”

“一时糊涂。”顾周道抽抽嘴角。

“我们家现在根本就不需要钱，您又何必呢？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，会坐牢的？你要是真进去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”顾念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，她本就委屈，越说越难受。

顾周道举起手：“念念，爸和你保证，以后绝不会了。”谁会嫌钱多呢？他也是一时受了旁人的蛊惑罢了。

顾念低着头，抽抽鼻子。顾周道拿过纸巾擦着她眼角的泪：“爸以后真不糊涂了。”

半晌，顾念才缓过来：“爸，你不能出事，你要陪着我。你要再这样，以后我就不让我的孩子认你。”

顾周道连连点头，抬手轻柔地顺着她的背脊，一下一下：“最近怎么瘦了？脸都尖了，是不是怀承对你不好？”

顾念的心又是一抽，像被针扎了一样，密密麻麻地疼。“他不像你老是让我担心，他对我很好，真的很好。”她的声音沙沙的。

宋怀承站在门口，他的脚步定在那儿，耳边传来顾念的话语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。”